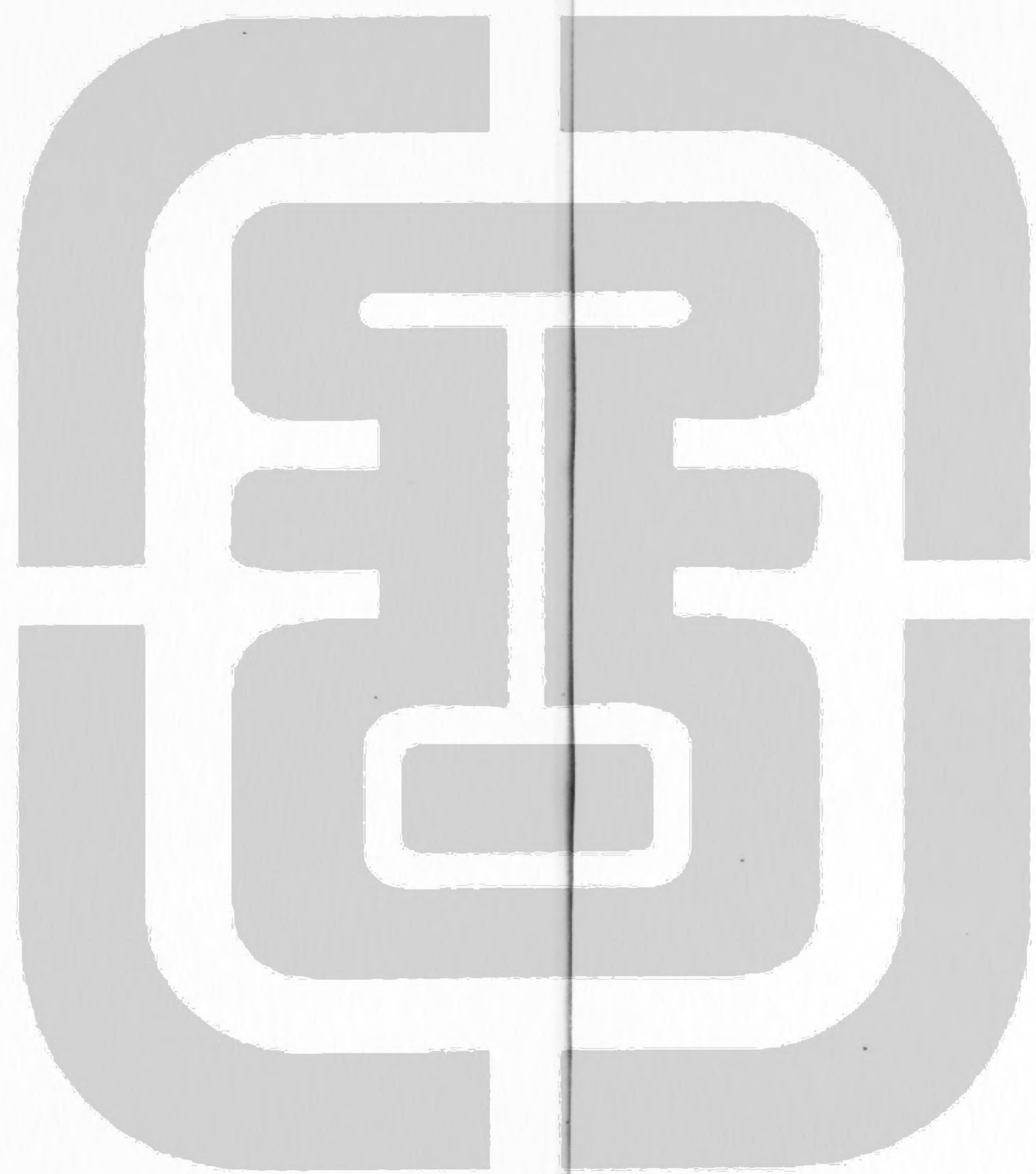




呂東萊兩漢精華二十八卷





東坡教人讀書每事  
作一遍讀今觀東萊此  
書正主此法可知古人  
用力之方以讀全史可  
也豈惟兩漢  
再同



刻兩漢精華引



史以載事而以待博古之品題為  
後人之鑒戒也兩漢事紀述論讚  
攝顯闡幽不可尚已遐歲之下語大  
綱而知始終之成壞擬條目而知彼  
此之優劣求至于精神心迹之極  
匪呂東萊括倫鑿之要深墳素之



情不如是也編曰兩漢精華豈過  
情哉予督侍

先考莊王暨

先兄成王授經之暇即教以博古之學  
以為備齊之取惴惴仰承日取史觀  
之其於兩漢尤加之意以儒先評其  
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嗟其間君德

之純駁政理之得失人品之邪正尚  
不能無疑貳及得是編渙然有折  
衷焉誠古人之斷案也叅玩有年  
身心頗泚凡綱常倫理義利是非  
雖未能悉合於經而將藉以不謬願  
自加元服以至今日歲時之慶祝  
會同又齋必肅日用之服食起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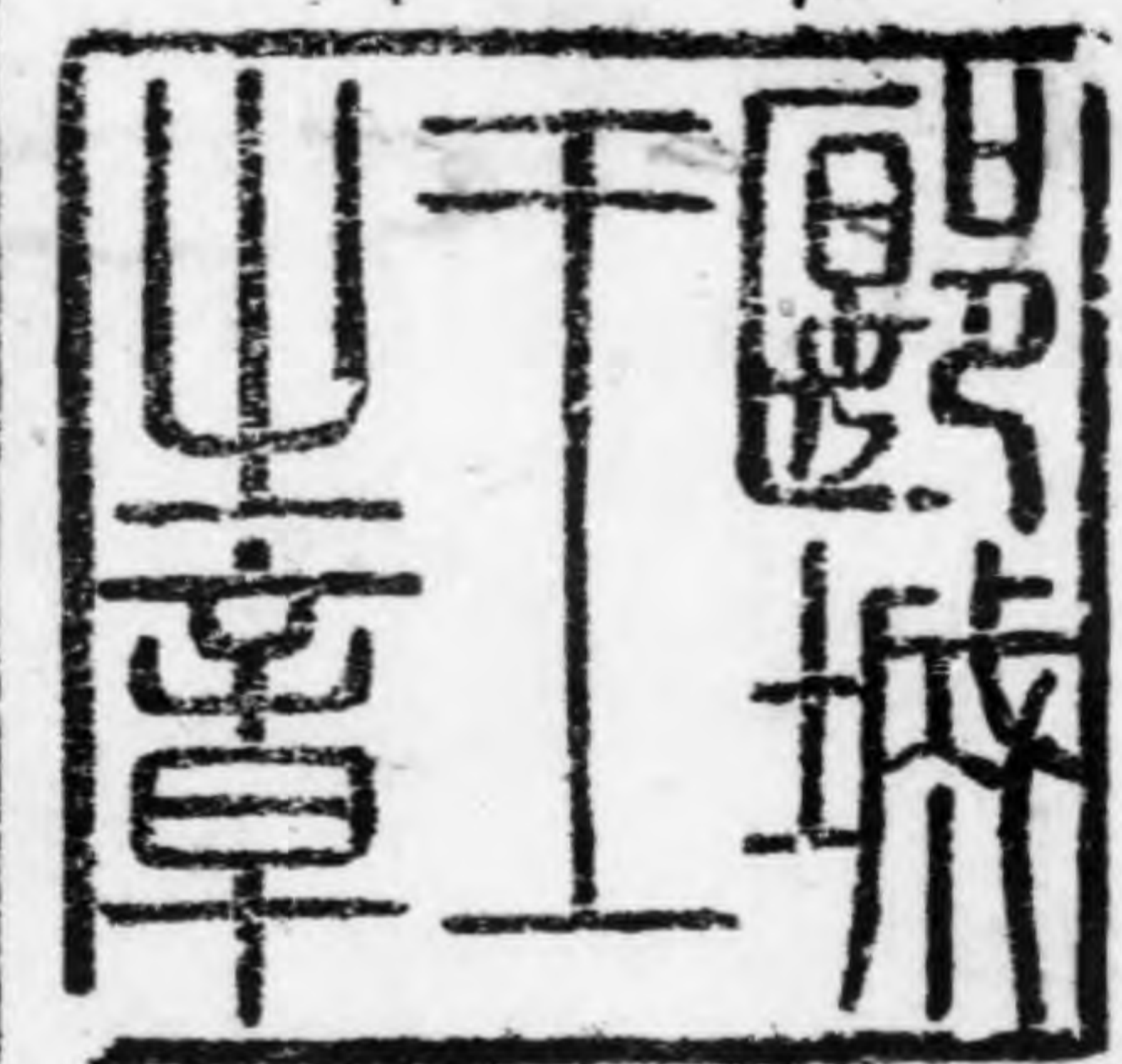
必勤必儉築臺拱辰期翼戴也  
望雲思親期永孝也言行謹信期  
寡過也嗣子若孫擇師取友使聞  
正言行正事期光裕也其眎徒模  
襲記問者予所得於載籍亦已  
歎矣長子體服誨言知親文史迺  
命鋟梓以廣其傳經生學子固不

需茲若夫博古之士與我宗人其  
可不蓄之以求資益品題也哉工  
既訖聊引其端使知可重者不  
獨是編也

嘉靖丁未重陽之吉

唐藩鄆城王七十五翁書于拱辰  
臺之忠敬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總目

一看本紀

先要知人君地位聖賢中主昏亂庸幼之類

次要者資質短長喻如某事長其事短瑕瑜不相掩

次要者時代興衰大治粗治苟安衰亂興亡之類人臣亦論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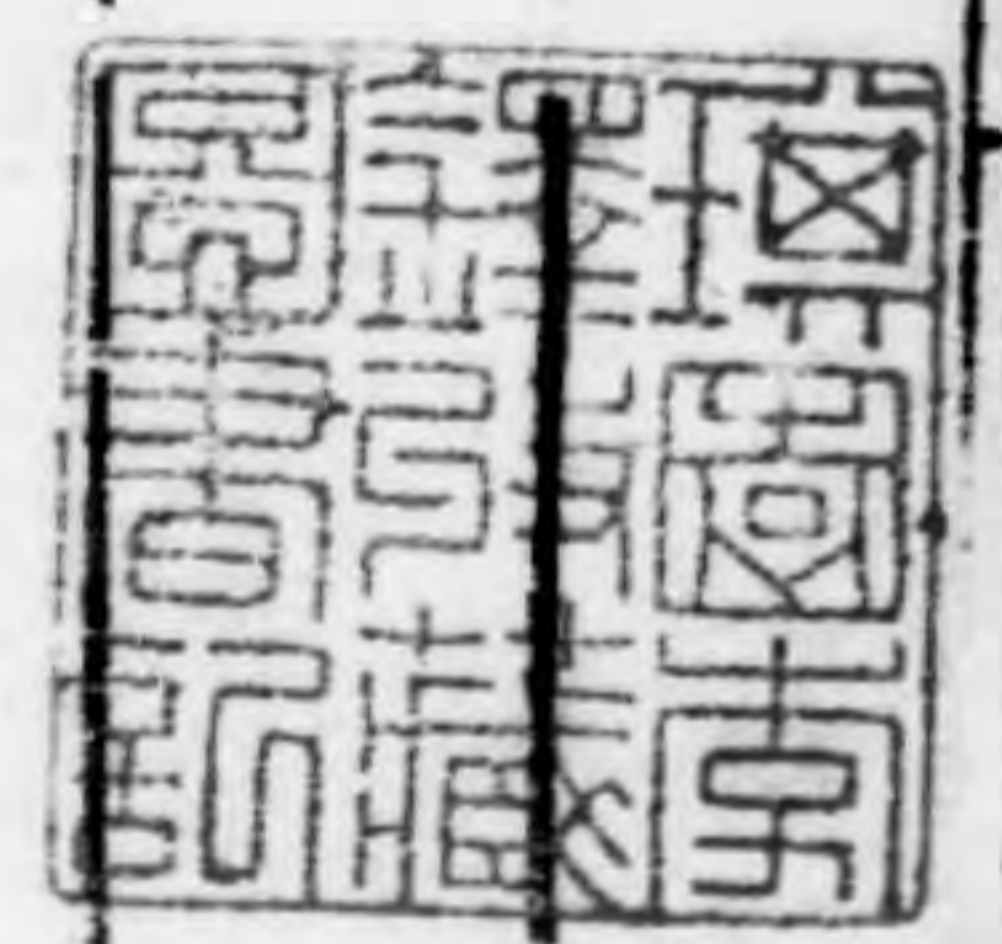
次要者事業難易創業守成中興之類人臣亦論所遭

次要者規模大小混一中分鼎立偏據之類人臣亦論所謀

次要者治道粹駁純王近王雜霸二強之類人臣亦論所學

次要者措置得失日論要緊處餘事分大中小論

次要者任用賢否先論大臣將相次及用事之臣





次要者事意本末 喻如看謀議與作便究後來

次要者情理血脉 喻如事是情非或若不相似

次要者情事同異 喻如事迹不相似却情同事

次要者古人深意 古人用意雖不盡在紙

次要者史法褒貶 喻如直核微

次要者議論當否 自看得此人通微

一看列傳 前外

才能偏全 有全者不可以一

心術邪正 學術淵源

第一卷

出

論高祖地位資質 寬仁

大度

知人善任使 好謀能聽

狎侮

不學 好酒貪財及色

論高祖治效

論高祖難易 論高祖規模

論高祖治道粹駁 用人

論高祖措置 全得 全失

論高祖任用 張良專救高祖失

陳平專教高祖詐 高祖資侮人

事意本末 性理血脉 事情異同

陳涉立六國 高祖立六國



韓信背水趙不能勝 漢兵走險楚不能制

蔡生說項羽都咸陽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封呂氏 待韓信黜布

古人深意 蕭何營未央宮 田肯言齊

婁敬言都 曹參在蕭何術中

張良窺見高祖疑心 分杯羹

史法褒貶 議論當否

第二卷

列傳

陳吳 項籍 陳餘張耳

魏豹田儋韓王信 韓信 彭越

黥布 盧縮 吳芮 季布

欒布 田叔孟舒 蕭何 曹參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亞夫 樊噲灌嬰 周昌 酈食其陸賈

婁敬 朱建 孫叔通 蒯通

第三卷

論文景地位資質 文景寬仁恭儉 景帝資質刻薄

論文景治效 文帝海內富庶 景帝風移俗易

論文帝難易 文帝承秦弊至難



景帝承文帝甚易

論文景規模

文帝有王者規模

景帝緣晁錯心術別全是霸

論文景粹駁

論文景措置

論文景任用

事意本末

論除肉刑

論除誹謗

論吳楚事

論匈奴和親

論文景富庶

論文帝馭將

論文帝不制禮樂

情理血脉

蚤建太子

賈誼治安策

情理異同

古人深意

史法褒貶

第四卷

列傳

張蒼申屠嘉

淮南厲王

賈誼

袁盎

晁錯

張釋之

馮唐

賈山

鄒陽枚乘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石奮

周亞夫

循吏

酷吏

佞幸

第五卷

論武帝地位資質

雄材大畧

改文帝之恭儉

學六經

論武帝治效

開拓土宇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論武帝難易 文帝承秦獎難 武帝承文景富庶

論武帝規模 嘉唐虞樂商周

論武帝粹駁 表章六經 用人之際

論武帝措置 征伐 封建 禮樂 郊祀

刑法 食貨 歷數

論武帝任用 不任宰相 用九卿

用人難 高祖器遠 文帝好安靜

武帝多欲 宣帝綜核 景帝刻薄

昭帝最聰明 元成愚暗

哀帝暗悞 惠帝資柔弱

事意本末 征伐 弱宗室

情理血脉 情實異同 景帝變高祖法

漢武帝害民處似秦皇

古人深意 史法褒貶

第六卷

列傳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河間獻王 李廣 董仲舒 公孫弘

倪寬 卜式 張湯杜周 蘇建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嚴安 終軍 東方朔

公孫賀等 石慶 霍光 金日磾

汲黯 鄭當時 傅介子 雋不疑

酷吏 郭解 轅固申公 儒林

第七卷

論宣帝地位資質 在民間知官吏欺弊

知民間愁嘆

論宣帝治效 論宣帝難易

論宣帝規模 自處以雜伯

魏相權數全以管仲 王吉全談王道

論宣帝粹駁 論宣帝措置

推亡固存 不臣匈奴 置常平倉

論五經 置屬國處降羗

論宣帝任用 能任魏相 任克國過於詰難

事意本末 懲霍光弊 論常平倉

石渠論經 祥瑞紀年

情理血脉 事情異同

文帝謫賈誼 宣帝迂闊王吉

古人深意 史氏褒貶

第八卷



列傳

魏相丙吉 趙充國 常意 鄭吉

于定國 王吉 韋賢 䟽廣

陳萬年 鄭弘 鄭昌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蓋寬饒

馮奉世 楊惲 張安世 杜延年

夏侯勝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路溫舒

第九卷

論元成哀平 元帝昏懦 元帝加之蓋滿

哀帝昏懦 平帝幼弱

論元成哀任用 元帝知蕭望之不能用

成帝因王章言疑王氏為張禹所誤

哀帝累誅大臣

事意本末 懲霍光收威柄 懲刑名用儒生

懲蕭望之死信張禹 懲王氏誅大臣

論斬郅支

情事異同 文帝恭儉 元帝共儉

武帝好儒 元帝好儒



史氏褒貶

列傳

劉向

劉歆

息夫躬

賈捐之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辛慶忌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貢禹

龔勝

龔舍

鮑宣

嚴君平

鄭子真

薛方

郭欽

蔣詡

紀唐

韋元成

京房

翼奉

李壽

王尊

王章

諸葛豐

劉輔

鄭宗

孫寶

母將隆

何並

蕭望之

馮奉世

康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王商

史丹

傅喜

薛宣

朱博

翟方進

杜欽

谷永

杜鄴

何武

王嘉

師丹

楊雄

第十卷

秦楚之際月表

諸侯王表

王子侯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外戚恩澤侯表

百官公卿表  
古今人表

律歷志  
禮樂志  
刑法志  
食貨志

古井田法  
後世井田廢  
勸農  
地方

常平  
農耒  
賦稅  
漕運

蓄積  
錢幣  
武帝橫費

武帝橫歛權法  
武帝聚歛之臣

漢臣議食貨有三等  
王莽變法亂制

漢君有三等

第十一卷

郊祀志  
合祭祀王莽

古與後世祭祀之異

天文志  
五行志  
河圖  
洛書

地理志  
溝洫志  
河議  
漢用二策

五策是非  
水利  
漕運

第十二卷

藝文志  
六藝  
諸子  
詩賦

兵書  
術數  
方技  
儒林

易學圖  
書學圖

第十三卷



詩學圖 禮學圖 春秋圖 穀梁圖 諸經旁通

第十四卷

循吏 宣帝循吏最多亦有褒貶

武帝時只一董仲舒 酷吏

文帝寬仁無酷吏 景帝始有酷吏

宣帝時多循吏亦有酷吏 貨殖

游侠 佞幸 匈奴 西南夷 兩粵朝鮮

西域 外戚 元后 王莽 叙傳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總目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一  
論高祖地位資質

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量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貪財好色不學而性明達

一曰帝堯之苗裔

二曰神武有徵應

三曰神武有徵應

四曰寬明而仁恕 五曰知人善任使

以上數端說盡高祖地位資質  
寬仁 懷王諸老將言沛公素寬大長者 不殺子嬰

約法三章 此事全好無失





此三項最係得天下根本楚漢得失全在此項羽此切反此

大度

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 鄴食其知高祖大度

陳平黃金四萬斤 能赦田叔孟舒等

知吳王濞有反相不改易此等亦全好無失

嫚罵

不愛爵皆是大度只得無恥之士駕馭英豪中有得失

知人 王陵論楚漢得失高祖自謂能用三傑

善任使

料魏豹三將不能當韓信等

呂后問何人可相等後皆如所料

趙堯以巧計取御史大夫

識陳平不破屢用其計致叛者九起雖云智有餘亦識

不透 此二事不與學性明達相關故有得失

好謀能聽

誤聽守關計取項羽怒賴張良免

誤聽立六國計賴張良不敗事

誤聽使者十輩言圍平城遂用婁敬和親約

誤欲止宮休舍賴張良諫止

誤欲西歸賴良平諫追羽



誤言安事詩書賴陸賈諫聽

誤不知尊大公賴家令言即聽

誤欲易太子因好色賴張良招四皓定

誤囚蕭何賴王衛尉諫改誤處皆緣不學改處皆

緣性明達若使高祖學亦無此誤

### 狎侮

溺氣

騎項

嫖罵皆不是好事

侮慢張敖幾致貫高之禍後知田叔孟舒方悔下求賢

詔卒無所得張良因見機招四皓定嗣君

### 不學

以狎侮不得四皓

以欲易為不得魯兩生

緣陳平間楚自疑蕭何

緣偽遊雲夢叛者九起竟緣討黥布派失中

欲以周昌制呂后竟無益 得田叔孟舒不能大用

好酒貪財及色

入彭城取美人置酒大為羽所破

愛戚姬

### 論高祖治效

天下既定本是飢渴易為飲食之時只因偽遊一事叛者九起

高祖終身干戈不克治定只是紀末班固所說規模



論高祖難易除亂致治兩端

秦有土傾之勢高祖如摧枯朽易於三代之興不階尺土一人之柄與光武同然光武因人思漢易於高祖因秦之亂與唐太宗乘隋亂同然太宗舉晉陽精兵易於高祖

以敵較之尋邑之才不能當李密之屬隋末群盜亦不過如光武之初皆無秦項之敵

漢承秦滅學高祖不學復三代難

光武中興漢儀猶在太宗經常之法皆因魏太和西魏隋法之舊

論高祖規模

入關珍物無所取婦人無所幸創業規模

吾亦欲東爾安能久對蕭何素定

敗於彭城後謂隋何吾取天下必矣

語與功臣剖符作誓規模

正緣高祖不學性明達

蕭何不過救圖書  
張良止於智  
曹參不過尊法令  
陳平參以詐

故漢之規模止於雜霸

過沛歌大風思得猛士守四方亦不到王者規模地位

論高祖治道粹駁

王道本仁義然必自正心誠意脩身齊家達治國平天下



高祖寬仁天資所以

楚懷王將扶義帝

董公說為義帝

高祖所謂義者皆假之

不知尊太公

溺愛戚姬

欲易太子

正心誠意脩身齊家都無

用人

蕭曹股肱 良平腹心 信布亦牙

所以不純乎王者皆是雜霸賴得寬仁過於霸者所

以有漢四百年基業

然漢之久長又緣文帝尤為寬仁

兼之法多因秦舊不能復先王不得不駁

然能掃除煩苛與民休息所以尤近王道

論高祖措置

全得

不聽趙高連和 約法三章 不受牛酒

封宮室府庫 還定三秦為義帝發喪

不殺子嬰 數事皆係興亡

用韓信取魏代趙燕齊 用彭越撓楚積聚

說下九江王布 取敖倉粟 深溝高壘

出軍死葉 死者給棺衣 入武關

封趙子弟 用田肯封齊 都關中

封雍齒 數事皆係成敗



有得失

會鴻門危道幸免 閻亞夫出於事急緣此

捐地與三將一時不得已終

大封同姓本以制異姓及呂

結和親一時求安終漢 奪韓信軍欲將兵柄不

戮丁公枉大義與敵 制禮儀一時整肅三

全失

守關距項羽 偽遊雲臺執韓信

封項伯用周昌相趙 聽呂后醢彭越

論高祖任用

用蕭何守先不參 用曹參與韓信征代既得韓信

用韓信為大將 用子房為腹心不以陳平

用王陵輔以 用陳平制以

非王陵劉呂曲直不分非陳平

張良專救高祖失諫止宮諫立六國

諫謀地與三將諫封 陳平專教高祖詐間楚君臣

高祖資侮人緣魏無知薦陳平 皆害高祖心術

緣此不得四皓魯生之用其他如六國義士魏田叔

趙李左車楚薛公之屬卒不為用田叔孟舒之屬不

過為郡守



事意本末 看事未却 反推事本

看韓信登壇合知項羽為韓信所取 京索 坡下

看高祖屬呂后合知諸呂終為平勃所制

看楚懷王諸老将言便合知楚漢得失 標悍猾賊 趙入關時

是數敗漢 蕭何為發關中 秦民大失 望

看入關約法三章便合知漢以寬仁得民

亦緣文帝循法景帝養民昭帝休息宣帝行故事然 高文最為寬仁呂氏之難左袒為劉七國之難盜賊

不起新莽之 未嘔吟思漢

看入關不受牛酒以倉粟多不欲煩民便合知蕭曹轉

漕給軍 一則秦多蓄積 二則秦民與輸

看項羽殺宋義便合知必殺義帝 不會再奪軍為趙 秦三族理所必致

看項羽為宰不平便合知楚漢曲直諸侯終不附楚

看田肯說親王子弟王齊便合推秦齊後於漢有何功

曹參傳見效

看三老董公遮說為義帝發喪便合推到數羽十罪

看置三老便須知董公有益於漢

看未央宮便合知武帝奢侈所因

看叔孫制禮便合知漢一代之禮終不能立賈誼董仲

傳



舒王吉劉向皆空言

看蕭何攜據秦失終漢尚存路溫舒其一尚存  
情理血脉

陳平但知間楚不知自間蕭何

人但知子房為雍齒言不知為救偽遊雲夢

高祖寬仁止在秦民六國各以為其主為義帝發喪所

以動諸侯

人但知齊得十二不知意在制淮南梁代與呂氏不賢

詔因孟舒田叔下子房因求賢詔窺高祖懼心必召

四皓

廣武間丁壯若軍旅老弱疲轉餉為軍士死者衣被  
轉致其家所以慰人心

高祖兩奪韓信軍為有張耳曹參

事情同異

陳涉立六國

天下豪傑欲起未敢立六國是信英雄法地非陳涉所有以虛名而得實助涉雖亡

六國竟亡秦入閔雖是楚兵擊封章却因趙

高祖立六國

天下豪傑聚於漢若立六國地分以予人是以此虛名而受實禍後封臣尚為害况天

下未定封六國

韓信背水趙不能勝

信兵強在死地

漢兵走險楚不能制

漢兵怯在散地

皆是故皆勝



蔡生說項羽都咸陽見勢不見理也秦民已失望咸陽必無都咸陽之理秦王將王關中

不能禦韓信為人心怨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見理托於勢也高祖最得秦民之心與項羽相距滎陽成卒廣武間

勝負屢矣周民之心不比秦民

封呂氏王陵廷爭所以存劉呂曲直順所以全功臣為後圖

此與伍尚伍員程嬰公孫杵臼意類

以上皆是故皆濟事

待韓信黥布距見布挫其所挾驕氣供帳與漢王等同築壇場尊信以服三軍解衣推食

古人深意存功臣為有功臣存功臣為有功臣

知惠帝柔懦之故此係深意

蕭何營未央宮不為重威後世無以加為聖高帝都秦之意

田肯言齊意在諸侯外我

婁敬言都不為形勢為民心

曹參在蕭何術中不知蕭何意曹參以漢相為齊相不知蕭何為制諸侯計參

為相不能踵何意呂氏之難幾為召平所誤事見齊傳

張良自陳平用事後非失不諫非詢不言

窺見高祖之疑心

招四皓又窺見高祖之懼心

分杯羹雖是不學之語亦項羽不恤太公所以歸

史法褒貶



議論當否

班固論高祖孝惠皆是

惠帝仁柔之君但非克家之子

論諸功臣亦皆有深意

班固以漢人作漢史大抵用微婉之法既所載條與亡成敗大節事不美者互見他傳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一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二

列傳

陳吳

吳是英雄志在富貴志滿即驕而亡所謂志自滿九族乃離

飢渴易為飲食雖以孔子之後抱典籍婦之謂亂者

項籍

學萬人敵志亦不過如此天資剽悍禍賊英雄與高祖仁暴相反適足以為漢驅除

救趙入關楚漢雌雄已決

救趙用力

坑降卒三十萬

入關用德

約法三章

范增變詐之人不知天命亦不識理

高祖謂羽有一范增不能用蓋謂但有一范增尚不能用非謂范增如三傑

殺宋義增為末將改封宰侯王意欲用刺虎計



田卷二之一  
不知人心不緣適足為漢  
毀民轉得乘六國之弊

范增專欲殺高祖不知帝王不可殺又不知縱

羽失不在捨秦都楚所過無不殘滅人心

使項羽如高祖楚人豈不為項燕韓信陳平豈亡楚歸

漢匹夫之勇婦人之仁韓信料盡

人君大節一愛人一知人

陳餘張耳班固云勢利之交斷盡二人只是戰國之士專

以燕人悟趙王歸背陳王而立武臣武臣死

魏豹田儋韓王信六國後大聚皆非英雄之才

一為六國無道 二為人才非英雄

田橫之客大抵如四公子餘風

### 韓信

善料敵登壇言楚漢得

專用智疑兵破魏背水拔旗破趙囊砂

蕭何能薦必薦以 高祖能用必用以

最係高祖興亡處京索垓下

善用兵法背水陣 志止於王度冢旁可

無反心酬報漂母等

用兵未常敗後世名將莫及

假王取禍只知孫吳不



彭越

二人為高祖爪牙同皆於取

專在燒楚積聚一事

項羽以食盡敗

韓信相遠

黥布專是勇將知不足道

薛公三策最知形勢

正緣曹叅在齊叅雖名將非布敵

有腹背之憂故

盧綰

以舊恩封以狐疑叛餘無足道

此亦高祖不學措置不當一事

吳芮

起於得人心享國最

季布

報私怨布免以滕公之言高祖托公義

曹丘

布能從拆樊魯緣不輕用其死克其忍辱之心大抵

布只是豪俠未識義理若理曹兵生無所施其辯文

樂布

義士與季布不同酬恩報德不足於仁

田叔孟舒

仁者必有勇舒守雲中叔案梁相

漢廷臣無出其右

田叔孟舒全人來布一節季布豪俠

大段相遠班固將同傳未然

蕭何

佐命功臣漢相最優正與高祖相合不學而性明達

生說用術數自免高祖以術吏相

本出刀筆吏

漢法大抵以法二事皆緣不學

曹叅

亦佐命功臣漢名相雖稱蕭曹正緣規隨一事並稱



狗之

參亦本蓋不學只得盡公說堅守之以此治齊亦以此治

漢自明知君亦明謂已不如蕭何惠帝不如高

帝是也但只非大臣之義此却曹參不得刀筆吏能

如此已好蕭曹好處出刀筆更無深刻之意

張良本是戰國之策士資質破曉開

緣圯上老人頗聞道緒餘可以為賢學禮故欲報秦

頗聞道故能用高祖高祖臣中最優非高祖明達不能用張良

非張良則高祖豁達中有所失

高祖論三傑首稱子房可見最重

係興亡

諫止宮

定太子

諫立六國

會鴻門

破曉關

立韓信

追項羽

封雍齒

都關中

捐關東於信布越

無一事不係興亡當時想亦有他謀策然史法紀其大

子房亦不自輕用其謀焉

明哲保身是良餘事高祖言后皆在良術中

陳平詐謀之士全類戰國策士高祖以仁代雷劉瑯

高祖雖一時用平計得免然計後患亦不為小其為高



祖心腹與張良同

魏無知薦平以賢不以能封諸呂雖是權宜端居深念

之時亦自無策而非陸賈陳平之智窮

間楚有蕭何縲絏之禍

間單于闕氏啓成姬之禍

偽遊有叛者九起之禍

平實不能宰相之職自知功不如勃以詐勝之亦是術

數也

王陵

守正近於執一陵毋伏劍事陵不如徐庶

不封諸呂事

却存得劉呂曲直

高祖曰以慧盡之

周勃

重厚少文盡之

入北軍誅諸呂

重厚之力

不能對問

少文之故

亞夫

人才似勃所執尤正然亦不能自全

細柳

皆重學故

帝能全周勃景帝不能全亞夫寬仁術之異

樊噲灌嬰

二人皆壯士之比

酈商夏侯嬰

非樊噲之比

嬰傳有騎將士所以同傳緣四人偶皆有社稷之功意

如此觀者自合識其人品

樊噲

門

酈商

令子給呂祿酈寄賣友班固只論是大義滅親况友乎



夏侯勝嬰擯護

灌嬰榮陽與諸侯連和

傅寬靳歙周緡以軍功高與四人同列

周昌天資剛直不事無以副托孤之責

高祖以昌諫易太子故令相趙昌先學死以全趙王

呂后難以力爭昌不繼以死亦死學故

王陵稱疾可也趙王死在昌當死趙堯因機取昌位

拒吮拊背范睢蔡澤之流也

鄴食其陸賈皆說士鄴智不如賈

鄴知形勢說陳留不能料韓信必攻齊

陸賈見理說南越造新語傳會將相其言皆見理正緣知書之故

賈曾迎太公羽弗聽侯生說歸辭皆不見於史當是時

漢振楚窘一請未聽再請而聽事勢當如此不在說者

工拙故史不著其辭

婁敬識人情亦蔽於人情策士

朱建說都閔中為秦民愛漢知冒頓伏兵以情測得之

叔孫通號儒者身務求合以詭自免於秦專進大猾高祖采秦儀制君臣之儀

立原廟言複道之禍其徒尤不足道但以賜金為喜

漢初元儒當時有制君臣之儀未為過不合將作大事

於此乃可責



齊魯二生

楊雄謂之大人雖未可便許然要是不訕道信身有大臣之風焉

通惟有諫易太子一事正

不可妄貶

蒯通

縱橫家有反覆者小人喜亂不款天下平定班固謂一言喪三雉利口而覆邦家者尽之矣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二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三

論文景地位資質

文帝寬仁恭儉

皆近王道得老子三寶不免有刑名

大賢君

七制中資質最好

專務以德化民

資盡之只史記拒陳武等一事在外

寬仁

資質中來

亦自英武

只專主於仁故不用其武

示敦朴為天下先

儉中來

前席

止輦之類恭之發也

屈尊信亞夫之軍亦是

文帝大度比高祖又過之以匈奴觀之

景帝資質刻薄

寬仁恭儉皆不逮文帝之質只是遵業困而學之緣七國事竟



減笞定箠只是寬仁一事非出天資

殺吳太子晁錯周亞夫皆是其資質中發

博奕殺吳太子

不容周亞夫皆不得為恭

只是不改文帝之儉

文帝寬仁恭儉事

晁錯對策

景帝議廟樂言之詳矣

贊尤其大節

賈山路溫舒賈捐之東方朔韋元成貢禹翼奉王嘉

楊雄等傳各有事跡叙傳亦見

論文景治效

班固論善人百年勝殘去殺近之

文景皆守成之賢主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各極一時中成不謂文景可比成康

文帝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皆緣寬

未只是制度教化不足終不足到三代治效

景帝風移俗易黎民醇厚

以遵業故

更七國一事後懲創不敢有所為將制度責之不可

只躬行已不及文帝富庶之效却盛然食貨中所說

風俗便見德化不及文帝

論文景難易

文帝承秦弊至難

淵默躬行用力甚多

景帝承文帝甚易

所以不得在七制之列緣不能增光反有不及

論文景規模



緣創業規模小只是漢規模卑之無甚高論

文帝有王者規模命諸儒刺經作王制

文帝只好黃老刑名學術不正又承秦滅學之後無王

者之佐終不免雜霸處然霸

賈誼學問多出管子專欲以智力防後患與王者規模亦別只得論德教與教太子禮大臣近王

未得賈誼宋昌是戰國策士善揣摩事情只無至誠坦然意夜拜做將軍緣此疑大臣

賈誼死後晁錯只是以計謀措置置事學從申韓未以術教太子壞了賈誼說幾亂漢

獄周勃殺薄昭遷淮南厲王比王者不得

景帝緣晁錯心術別全是霸便是商鞅做秦孝公規模晁錯身受禍亦與商鞅同

賴得七國一事覺不改文景憂民節儉之事不然

論文景粹駁

文帝大醇小疵

景帝本駁賴七國一事不改文帝醇處

養老 振乏 勸農 和戎 納諫

節儉等大體皆醇 除肉刑有呂刑意亦醇

只入粟拜爵是晁錯說此等皆緣駁但小疵不合

如禮樂制度多缺却不是駁只是欠

文帝除祕祝本為民信新垣平亦非微福



所以過而能改  
亦做不得駁處

於大臣外戚親王中有傷恩處

却是學術不到處之  
是駁記不足辨文帝

大

### 論文景措置

文帝封梁與景帝七國後削薄昭諸侯措置大有得失

文帝申亞夫景帝殺亞夫措置大有得失

文帝肉刑措置有未到有得 減笞定蠶却是景帝是

耕籍田入粟有得失 不從屬國長技文帝大抵使事全是

文帝除傳景帝用傳雖是不同然防患不在此鑽屑文帝是

文帝和親景帝復和親皆是 文帝使拜宋昌張武不

人多指此事作文帝與武當時只合用漢廷臣不當用代人不如裴度入蔡

文帝守高祖法封建景帝變高祖約

### 論文帝景任用

文帝能全賢誼景帝終誅晁錯

文帝竟全周勃景帝竟誅亞夫

文帝朝百職中有人才張釋之之屬

景帝時人才少

人君刻深則賢者隱藏直言不至

文帝聽納在守成時聽納類高祖

景帝全無聽納事亞夫陳封外戚降胡皆不聽



事意本末

論除肉刑須知文帝刑措之風在前除肉刑後民却易犯源派從立

減笞定箠方得全

然文帝本心為養民不知古只是當時人臣講義未盡一時之重萬世之輕

論除誹謗須知秦籍口在前武帝廢

秦漢最諱言非所宜言

論吳楚事須知高祖不可不封同姓

文帝不得不親同姓又須知文帝得信同姓不在法制大封梁為後世處

景帝有吳怨不削亦反只緣削有辭

又須知吳楚後不當遂疑同姓主父姬術亦未喜至權移外戚幸霍光忠不忠不待至氏

論文景富庶須知起於節儉開籍田勸農景繁不用兵

論文帝馭將須知馮唐信亞夫之軍見得文帝好謀能听

論文帝不制禮樂須知叔孫通禮儀漢人有自足之意

占心而不能又須知漢儒先禮樂但看武帝听用才士或用隨斷與不斷同

情理血脉

蚤建太子須知文帝自代來欲豫正名分使

緣景帝儲貳自不足夜拜宋昌已有疑大臣心思

薄朱虛功有恩怨心與除盜鑄令緣吳楚立既不能

周勃下獄起於宋昌之說得

新垣平詐緣文帝為民心圯因



賈誼治安策起於鬼神之對文帝方知慮後

賈誼見識錄誅長沙方知漢未治矣

晁錯衣朝衣斬東市錯以術數殺太子袁盎得以術數傾之

情實異同

除肉刑定舊令事異情同

文帝答重景帝答輕同於極刑

賈誼傳梁晁錯為太子家令官是擇人

賈誼自咎而死錯以術數取誅

文帝疑周勃景帝疑亞夫皆緣功高是

文帝資仁周勃全景帝資薄亞夫死事同情異

文帝親勒鞍馬終不用文帝理直

晁錯勸景帝自將言入景帝心有慊以異

古人深意

文帝除肉刑是呂刑意

文帝除鑄錢令

為法不行於諸侯王不如除之與其死罪積下寧其黜罪積下賈誼賈山未知文帝深意

賈誼治安策不因前帝不敢陳

文帝不用賈誼屬國晁錯長技策寧使夷狄侵邊不欲夷狄亂華

此閉關謝質只是隱顯不同

文帝除關無用傳為傳不足防大姦不疑

文帝信亞夫之軍夫不如此亞

疑此誤



景帝不信然非景帝本心  
畢境謔言入

史法褒貶議論當否

班固贊文帝一仁哉字最當管仲尚得為仁

贊孝景遵業得春秋後姚法

班固論袁盎仁心為質全不識袁盎

謂晁錯為國遠慮亦不識錯慮遠人不輕發削亦反不削亦反不是遠慮遠慮湏如賈誼

來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三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四

列傳

張蒼申屠嘉

張蒼舊功臣別無長

申屠嘉資質剛正

文帝鄧通不以佞幸遠大臣文帝是欲先斬晁錯是嘉才學錯不比鄧通景帝亦不是

淮南厲王文帝不無大教之責袁盎諡言策士反覆

賈誼學術未純資質好班固亦識賈誼未至純王佐然去伯者之佐則遠矣亦得長沙王力猶未至到

亦可謂之儒大儒初謂天下知治欲興禮樂是見未

緣責去長沙思慮深遠方知天下未是治安

鬼神之對感動文帝文帝方知後世一慮謂不及賈生誠然不是過語然知不足文帝亦進君臣更相益

疑是道字



治安策不為文帝當時說

諸侯王是匈奴表甜若行必效只是夷狄

經制定取舍 教太子 禮大臣

皆是為後慮 餘說皆是 措置大封親子弟亦是後世慮

劉向謂伊管未過伊尹以道德維持賈誼以智謀防患

誼皆維持計青出於藍

文帝封梁能止七國之西

賈誼自許知治體自知明知文帝可

文帝寬仁結民心誼策之效班固說風俗亦是然

經制也太子用晁錯文

賈誼所言皆繫漢治亂安危成敗

袁盎戰國策士之術大 卻座言絳侯非社稷臣

下趙談 誅晁錯 解文帝念淮南王皆有恩

晁錯真是申

群臣不能望清光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使之錯

見事情欲以智力取勝故首未與商君同用其說一時

可見近效只是未流 令降胡自用長技

入粟拜爵贖罪皆此類徒民守邊亦然只是刑誘勢勝

謂干賞蹈利之兵如何得有

削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不在文帝時說是錯見



謂錯愚即見賈誼智

張釋之專是守官 長者文帝不是刻薄之資故釋之每

虎園夫南山石稔惟文帝可犯蹕

盜玉環文帝本是教宗廟釋之善

教太子未可與權用王生策

馮唐神者係萬世將

看馮唐拜閭與袁盎同術只是操心君

馮唐神者係萬世將馮唐不獨一時大段救了

賈山步值之

馮唐不獨一時大段救了

賈山書意專欲文帝禮士與之講李此意最好

鄒陽枚乘乘士只枚漢有諸侯王人才有在諸侯者

鄒陽智計枚乘知逆

衛綰直不疑周仁石奮大抵長者

此數人皆正是漢文帝時人物但猶在風俗之中非能

為風俗者其人又有數端

衛綰忠實 直不疑長者 周仁重密 石奮孝謹

此皆在文帝躬行中能有功者各得其一班固載之

周亞夫 名將 所長在持重

細柳 堅壁 堅臥不動不如此不能



得在重厚失在少文與周勃一般然亞夫力量大於勃

循吏 書吳公見文帝時不是無循吏 不立傳者為不勝立也

立文翁傳為景帝時學校未興

猶詩美信公修泮宮作頌之意美婦循吏則漢教化缺又如雅而不風

酷吏 郅都

較武宣之吏則為能較文景之吏則為酷

文帝幾於道之以德郅都都是齊之以刑

佞幸 鄧通

不私以爵見文帝恭儉處不能容其苟生見景帝刻薄處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四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五

論武帝地位資質

英主 不免血氣之剛晚年血氣既衰故悔

雄才大畧 所以有文事武功贊中及匈奴四夷傳可見

最見材畧處 抑田蚡誅郭解待公孫弘衛青汲黯禮有間

改文景之恭儉 宮室巡遊奢侈郊祀食貨志最可見西域傳亦見

學六經 比之文景最正 罷百家 無羅百家之實 表章六經 無表章之實

祥瑞 封禪 巡狩 祭祀 征伐

皆從經學中出

但學得經之文其資質雄偉故趨向偏 不道



因公羊復九世之讐伐匈奴

初以尚書朴學不好後見倪寬說乃好

封禪巡狩却自書中來所以封禪說

公孫弘春秋主病不廣大臣病不節儉此說開武帝

申公力行是經學最要處却不合

董仲舒亦緣有受命之符大一統

儉非聖人中制高明廣大之說故合至正心正朝廷處無不合故不用

論武帝治效開拓土宇是武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是文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天為民作君師以欲害土宇文章不備以長

論武帝難易

文帝承秦弊難景帝承文帝易

武帝承文景富庶易若增脩德政馴致三代不難

建法度立學校興禮樂是合在此時

武帝用心雜政易事反難然尤皆得所欲但末年不如意若使不改秦險殆效必過文景

論武帝規模上嘉唐虞不樂商周

但只嘉樂他廣大處不知帝王治道根本不好大好高

之心一勝却有秦皇規模

汲黯一語盡武帝規模之病內多欲外施仁義

論武帝粹駁實粹表章六經罷黜百家不是

用人之際皆是百家法張湯趙禹法家者以



主父偃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嚴橫家者孫其

桑弘羊孔僅桑歛之臣趙過任光農家

外又有方士如文成五利之屬

儒者不用申公董仲舒不識真

### 論武帝措置

征伐葉朔方是雖文王於獵狃不過往城于方

封建但柳損宗室太過權移外戚不是

餘事多有得失相半

禮樂本皆是好事緣郊祀安

明堂帶公玉封禪公孫

汾陰文百神士

協律李延

刑法用張湯趙禹食貨用東郭

蓋鐵舟車均輸算緡皮幣等無一事是

歷數太初歷却

### 論武帝任用

下任宰相因田蚡故人謂武帝能覆權此其勝似文帝

不任宰相見公孫

周九卿見嚴助傳九卿助宰相者不任宰相任

用公孫弘不用董仲舒仲舒志不同

不冠不見汲黯託霍光大事最是武帝

不用汲黯用上官桀桑弘羊同秉政所謂知而不能用



漢本以南北軍相制自誅諸呂

此事又係措置得失霍光以大將軍攝政宰相田千秋備位後來王氏之禍

用人難 高祖豁達有輕聽賴得張良創業

文帝好安靜所受最審然豪傑之士亦難合守成

武帝多欲最好士漢得人最多

然以多欲凡有才智者皆進而道德之士見遺一喜江充禍及父子之際

宣帝總核遠功深所以不合王吉說

景帝刻薄後悔則昭帝景聰明性與高文類又過之

元成愚暗 哀帝暗悞 皆昏主不足道

惠帝質祗無事難

事意本末

征伐和親所

弱宗室大封同姓所激後却有外戚之禍

天下大害在兵田兵則聚歛聚歛則嚴刑盜賊起於此

班固食貨志取得最有次第

漢經學之盛自孝武專門相攻亦自此始緣立學官有好惡

又以經取士一趨利祿

漢禮樂在孝武最盛三代禮樂流於方士淫樂亦自孝武

不任宰相自王太后誅竇氏灌夫起

宣帝信威北夷自武帝始朔方始



情理血脉

班固論戾太子與兵終始極知血脉是乃天道好還

公孫弘尚竊運之迎合武帝以進身武帝末年虛耗緣此一語

卜式輸財告緡自此起式欲烹弘羊均輸是爭利告緡徒取又不及均輸

巫蠱之禍自求長生來緣畏死求之無方故忌心生

文帝知鬼神之理凡杖賜吳王

武帝好長生以巫蠱殺長生

武帝用霍光托孤却使不冠不見汲黯來故有社稷臣求如汲黯者霍光質厚故見知

本與匈奴為敵取四夷防乘驟者大宛慮取輕

巡幸亦緣征伐慮內虛四方有乘間而起

蕭何立未央欲令後世無以加却緣非

情實異同

文帝振貸武帝亦振貸文帝如周武武帝如梁惠王

文帝脩郊祀武帝亦脩郊祀

文帝為民誅新垣平知其無益遂止李元徽福之心

武帝為身殺方士尚諱言寧受百罔莫得一真

文帝好黃老刑名文帝得其所長亦不免所短為小疵

武帝表章六經武帝好得文章末節不得其根本實用

景帝變高祖法七國之禍悔於始民之幸

武帝變高文法海內虛耗悔於終民未不幸猶賴其悔



高祖托後

王、陳、周、荀

帝以周亞夫屬景亦然景知人

陳平

後皆如料

武帝以霍光

輔昭帝

昭帝明故

不合參以小人

宣帝以蕭望之傳元帝

以弘恭石

不合參以小人

漢武帝害之以處似秦皇

征伐

巡幸

重賦

嚴刑

殺扶蘇誅戾太子事類禍福異

故人謂武帝好賢納諫用儒事經天下豪傑歸心故

漢不亡

盜賊滿山終無豪傑為此說得其一

又有二說

孝公田

商鞅積刑罰

高文積寬仁本不同

積善有凶反積不善有殃

二世過

始皇之過孝昭改武帝之失未不同

### 古人深意

武帝誅郭解

與問田蚡除吏同

用人如積薪

武帝以此收豪傑沒顯不深知互

賈誼眾建諸侯少其力

其說未得其所以說

坐酬金大

請

公孫弘諫朔方

後清專意朔方此合事理正

武帝輪臺詔封富民侯

不獨悔過正為後人計知

昭帝和親罷權酷皆自武帝本意

為武帝為之尚悔後人決不可為

史法褒貶



武帝不務養民

却能待士

班固贊有深意  
褒貶最當

昭帝明於成王

李德裕論是班固比  
成王亦是但未列

武王以象賢輔成王  
武帝只一霍光昭帝繼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五終



